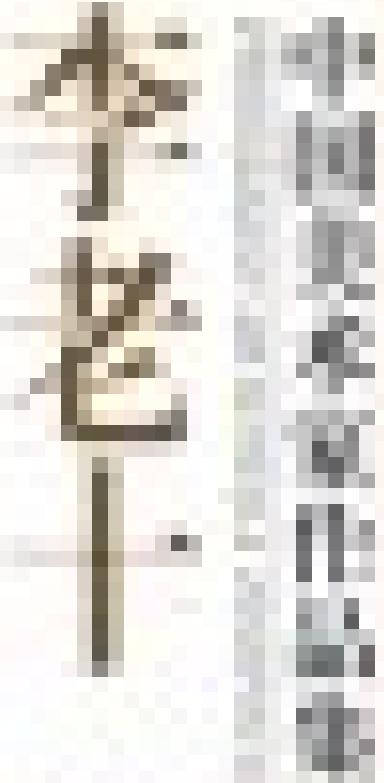


中国美术家作品集

ZHONGGUO MEISHUJIA ZUOPINJI

李老十





中国美术家作品集

ZHONGGUO MEISHUJIA ZUOPINJI

李老十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美术家作品集·李老十 / 李老十著. --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102-06854-1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美术—作品综合集—中
国—现代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121
②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5821号

中国美术家作品集 李老十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www.renmei.com.cn

策 划 王玉山 刘继明

责任编辑 刘继明 潘彦任

总体设计 符 赋

首頁篆刻 马新林

责任印制 文燕军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4年1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8.5

印数：0001-1500册

ISBN 978-7-102-06854-1

定价：18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美术家作品集

主 编 王玉山

副主编 刘继明

李老十（1957—1996）

祖籍山东，1957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校美术专业，留校任教。1980年，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国画系进修。198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获学士学位。1993年，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中国画家研修班学习深造。

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诗词协会会员，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室美编。

曾于《美术》《江苏画刊》《中国美术报》《中国画》《国画家》《中国画研究》《美术研究》《画家》《作家》《中华散文》《大陆中青年画家百人传》《中南海珍藏画集》《当代著名画家作品集》《美术观察》《中国当代美术家图鉴》《1992中国画年鉴》《青年书法家百人作品集》《中国篆刻家大词典》《青少年书法报》《唐代十大诗人诗画雅鉴》《逸品十家》《中国美术全集》《当代中国线画》《中国美术家作品集》《百年中国画集》等书刊中发表诗、书、画、印及散文随笔等作品。



目 录

序	马书林	001
寻路的人	曾印泉	005
奔 马 图	136cm×604cm 1987年	008	
秋风又起	112cm×68cm 1989年	010	
秋风断蓬	90cm×60cm 1990年	012	
罗 汉	120cm×82cm 1993年	014	
罗 汉	120cm×82cm 1993年	016	
醉 酒 图	136cm×68cm 1993年	018	
钟 嵩	134cm×67cm 1994年	020	
老柄风摇荡	91cm×59.5cm 1995年	022	
任凭西风	90cm×80cm 1993年	024	
秋江水冷	90cm×102cm 1989年	026	
雪 荷	138cm×88cm 1990年	028	
自 画 像	136cm×33cm 1987年	030	
自 画 像	138cm×42cm 1988年	030	
高 士 图	137cm×34cm 1986年	031	
自 画 像	137cm×34cm 1990年	031	
寒夜读书图	93cm×68cm 1994年	032	
奇书平宿怨	87cm×47cm 1993年	034	
对 饮 图	53cm×61cm 1994年	036	
清 秋	34.5cm×170cm 1996年	038	
秋荷独后时图	34cm×213cm 1996年	038	
绿 荷 图	133cm×65cm 1994年	040	
泥塘独趣图	92.5cm×59.5cm 1992年	042	
老笔横秋	70.5cm×151cm 1994年	044	
临永乐宫壁画	138cm×68cm 1982年	046	
人 物	84.5cm×56.5cm 1983年	048	
钟进士把读图	48.5cm×39cm 1994年	050	
鬼 趣 图	46cm×134cm 1989年	052	
留得残荷听雨声	54cm×44.5cm 1989年	054	
古瓶残荷	38.5cm×42cm 1993年	056	
秋 荷 图	68cm×117cm 1996年	058	

秋意畅怀	96cm×95cm	1990年	060
饮酒观花	41.5cm×39cm	1988年	062
观 鱼 图	47cm×44cm	1989年	064
李贺诗意图	59cm×53cm	1992年	066
李贺诗意图	53cm×59cm	1992年	068
荷	17cm×137cm	1994年	070
风 荷	34.5cm×137cm	1994年	070
秋 荷	43cm×40cm	1994年	072
荷 塘	87cm×54.5cm	1989年	074
残荷听雨图	69cm×48cm	1989年	076
袖手无言亦风流	53cm×39cm	1983年	078
大彻大悟图	136cm×68cm	1995年	080
把剑罗汉图	136cm×68cm	1995年	082
醉 归 图	148cm×69cm	1994年	084
山 水	58.5cm×57.5cm	1988年	086
云 岭 图	136cm×68cm	1990年	088
搔 背 图	137cm×67cm	1990年	090
忽然有所悟	138cm×68cm	1988年	092
芭蕉竹石图	46cm×42cm	1990年	094
柿 之 秋	48cm×40cm	1989年	096
龙 鱼	33cm×42cm	1992年	098
鱼 游 图	79cm×49cm	1991年	100
生死为他人	50.5cm×80cm	1983年	102
大 吉 图	86cm×58cm	1987年	104
松 鹤 图	136cm×68cm	1986年	106
双 马 图	136cm×134cm	1987年	108
马知人意亦回头	136cm×67cm	1986年	110
却道天凉好个秋	47cm×87cm	1994年	112
初雪四条屏	139cm×35cm×4	1992年	114
晴暖感余芳	138cm×68cm	1989年	116
苦读书图	74.5cm×43.5cm	1986年	118
夜 读 图	88cm×70cm	1995年	120
铁 拐 李	178cm×82cm	1993年	122
好 人 平 安	180cm×76cm	1993年	124

序

马书林

初识老十画，是由一本简装画集《李老十残荷图卷》开始。信手翻阅，一幅幅气势夺人、极具视觉张力的残荷直撞心怀，甚觉此画气质不凡。属于那种古中有今，今中有我，很有学术性的文人画风。以豪放大气、率真脱俗、个性鲜明、神笔妙得等词语形容绝不为过，尤为让我感到新奇的是一幅兼书带画的长卷，中国方块字与荷花与老鱼同在一幅天地里畅游，和谐自然中带着挥之不去的瑟瑟秋意。中国画中出现书法本属平常，多以款跋形式留下记载。老十之奇在于把方块字作为画面形象与残荷、鱼游组合，字是画的构成，画是字的阐释，彼此相依，主附均视，甚为有趣。我也时常画荷，一度也曾感觉良好。但见到老十的残荷，心灵被撼动了，顿生自愧弗如之感。我从老十的残荷系列作品中感受到水墨淋漓、秋意浓浓的神韵，堪称神笔妙意，天纵之思。尤其是《十万残花》，真可谓大手笔、大气势、大意境。情感奔腾，离形去势，心铸荷魂。似乎能想见作此画时那难以遏制热血奔涌的兴奋情绪，忘物忘我放纵情怀的状态。

老十年祭日，中国美术馆举办“弹指长痕——

李老十遗作暨捐赠作品展”，在遴选展品的过程中，我得以目睹其大量遗作，又领略到残荷以外诸多的创造和诗书画印俱全的艺术才华，更觉老十是当世不可多得的才气内敛，而将精神品格全都浸润在作品中的画家。

老十的人物画亦十分独特和自我。不以美女取悦，不以现代人迎合，多是些铁拐李、庄子、钟馗、小鬼、头陀甚至是鬼打架等奇奇怪怪的形象，寓庄于谐，深意内蕴。或揭示人性的不和谐，或平复愤懑的内心，或礼赞生命的达观，一脸沧桑，满纸落寞，给人以触及心灵的情感体验。老十尤擅画鬼，且乐此不疲，一意孤行。敢在当世画鬼者，绝对有悖社会思想风范，他竟直言“万种罪孽皆人所为，然俱托以鬼名，鬼冤乎哉。老十画鬼俱在子夜，任意涂抹，非心中臆造，是目中所见。”为其真挚和胆识的流露，不难看出表面的画鬼是借鬼喻人，关注现实生命状态之所在，可谓用心良苦。

老十别世的前两年画鬼尤甚，往往画到深更半夜，入神入境，十分投入。有时画到他自己都毛骨

悚然，不忍再看。各种非人非鬼的人物充满画面，真是魑魅魍魉，鬼态百出。然从这些作品中，一方面显示出他特有的表现手段和驾驭笔墨的功力，也可清晰明辨其创作用意。在一幅鬼打架中，以舞台布景的方式，将生活中形形色色不同的场景集中同一纸上，使画面犹如人生的大舞台。男鬼张牙舞爪，女裸鬼手持毒蛇，钟馗瞠目一筹莫展，少年双眼望天无助地流泪，分明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情境。画家则一如既往地端坐屋中观望着窗外的丑态，如同在观看现实生活中上演的真人秀。右上角款识“相殴魑魅事，反目各成愁（仇），我愿家家好，相安不相殴。”从题文可以看出老十是个老实正直善良的人，对世态不平及尔虞我诈的状态无可奈何，便在画中借古讽今，以阴刺阳，借鬼嘲人，我想这即是以画寄思的本意。

老十的画，题材广泛，花卉、人物、动物、山水、书法兼而有之。且以诗配画，图文互补，书中有画，画中有书。诗文寄意，借古寓今，感慨人世，感叹人生。也夹杂着“回首幽冥感慨多，是是非非岂奈何”的消极心态。

观原作更确信老十的诗书画印均可谓之上品、上上品，曲高和寡。老十不仅是个奇才、怪才，而且画作甚丰。未及不惑便已辞世，作画成熟期算起来也就十年左右，而数量简直不可思议。我不得不叹“老十年画了八十年的画。”可以确信老十不仅天分极高而且勤奋。有点儿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么具有才华而又钟爱自己事业的人，为何要选择不归之路呢？实在令人惋惜。

从老十的作品中，我清晰看到了他作画的心路历程，确信也曾经历临摹期、装饰期、彷徨期、成熟期，才形成洒脱霸悍的风貌，只是那周期相对短暂而已。老十也曾有过躁抹涂鸦，迷惑彷徨时。也曾有过苦思冥想，潜修默炼日；也曾经历达摩面壁，心游万仞后，方才达到先哲隽思，落笔成章的境界。

在我看来，老十属于极具天赋的大画家，客观说：当今中国画坛，画者芸芸，但有“感觉”者甚少。有感觉又深具文才，能文善书，并善作新体诗文者更少，而能将诗书画印做完美结合，将现代人

对自然、人生、现实世界的忧虑和解读以传统笔墨形式予以充分表现者更是凤毛麟角，老十堪当。

作为画家，他用短暂的艺术生命写心、写意、写真性情，成为付诸作品以深情的当世画坛独行侠，难有与之唱和者。通常意义的绘画欣赏，就是看绘画的主题、题材、构图、色彩以及效果而以，老十的画能使欣赏者见画如见人，画里有灵魂。

我知道同行中不乏同我一样欣赏老十艺术的拥趸，依旧觉得仅此是不够的。积极推介老十艺术，拓展其社会认知度，亦侪辈所甘。我相信金子无论何时都会发光，真正的艺术是留给历史的，经历岁月的冲刷积淀才会去伪存真。

老十的画就属于留给历史的范畴，即使在当下浮躁商业化的社会里或许会稍显暂时的沉寂，他艺术的纯粹性、苍然浑厚的笔墨韵味和对自然人生哲思的渗透其中必然会引起画界、理论界的极大重视。我相信他的艺术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后人所重，散发出夺目的魅力。

人民美术出版社再次出版老十画集，我以为非

常必要，其要义不仅是当下可以让老十更多的画作面世，为更多的人所知所赏。更在于为未来留下尽可能周全的老十遗墨，为后人研究论定提供可鉴之资。在老十画集出版之际，略谈些个人感受，希望能对这位英年早逝的同行艺术的传播和推广尽绵薄之力，如能藉此引起当今艺坛对老十艺术的关注和再度思考，并给予应有的尊位，正是我的期待。

2014年小暑于京华

004
005 >>>

寻路的人

曾印泉

周作人先生在上世纪初，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题为《寻路的人》。他的一位朋友(人在城市)老家的村寨被土匪攻破，惨祸临门，除父亲和他本人无一生还。周作人借着写文章为友人开释心中的郁闷，抒发了他对人生的感慨。他说，不管是谁，活着也就是寻找归途。因而即便是走向刑场的罪犯，最好也不要残忍地阻挡他的视线。文章写到最后，他宣告：我们应当是最大的乐天家，因为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好失望的了。周作人貌似轻松的口气，掩藏了文字下面沉痛的含义，那意思是：我们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周作人为文冲淡而不愿直说。然而通观全文，我还是察觉出他希望的漏光——他仍将自己的文章取名为《寻路的人》，这和他的兄长鲁迅先生很不同，后者则明白地告诉我们：前面只有《坟》。

1996年中国画家李老十遽然自裁，我曾目瞪口呆，无话可说——我们十多日前还聊了天，还在一起喝了酒——记得当时去向老十送别的朋友颇为不少，有些甚至表现出灼人的哀痛。但我感到朋友们，哪怕引以为是他的至交都神情惊愕。这说明我们这大多数天

生着是社会景观祥和的佐料，我们的生活与老十激烈的抉择比，不越孺妇，情趣庸下。然而生命又是这样的绝对，它不容许我事过境迁付诸遗忘，更何况曾自许为解人，善而不及友朋，隐痛不免。这些年过去了，我活着，偶尔也会开心地笑上一二声，于是，我一面感慨着人生即便是朋友除了表面的客气，世俗的往来，真正沟通似乎为难；我也一面似乎为老十找到了理由——他的自裁正应了一个为精神寻路的人的结局。

我这样说有足够的理由。

老十学人物，画人物画，自然容易将精神引向关注自己、别人以及这个时代人的命运，不这样他就是个卖艺的匠人或者打发业余时光的爱好者。因他的自弃，我也常常想到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中的画家良秀——那个可怜可敬又可恨的艺术家，创作的冲动竟会越过亲情，使一个绘画天才完全无视天伦中的基本责任，而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奔入火海。个性、欲望、责任、良知和善意通常总是混杂地聚于人身，只有一二天才，还只在某个时刻，

他所肩负的责任感会突然占据压倒一切的上风——技艺因此而进步，个人命运则更为悲惨。

老十做了些什么呢？或者说他那支笔写下的东西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支离的赤裸裸的肉体、长久压抑之后爆发的贪欲、丑陋的色情、家庭暴力、争吵的男女、诈骗甚至还有杀戮等等等，老十命名为“鬼趣”——是的，“鬼”而有“趣”，否则人世间到不了今天的地步。而中国画中代表正义的钟馗却面对银两在叹息；就连他画中济世却又乞讨的铁拐李，苦修不成欲驾云西归的达摩，都境况可悲，了无生机。这些是不是可视为老十本人一道反讽的符咒呢——这是老十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吗？显然，他的描摹与现世繁华的景观并不相符。老十的画最动人的一幅写意人物《观花图》。画中有达摩，但并不坐禅，而是被一盆荷花所吸引。达摩离开蒲团，走到茶几边，瞪大眼睛数着两朵孤零零的荷花的花瓣发愁，他自语道：花瓣多，数着难过了半天，没能数完。这张画完成的时间就在老十弃世的那一年。达摩与花朵何干？此公竟怀着一种珍罕的发现的目光，盯着我们习见的象征着纯洁的花枝——这幅作品表现出了老十仅有的柔情，可是我却难以消受。

生活真得到了这样索然与凄惨的地步吗？老十他客观吗？眼前的时代，咳，我们当日何尝梦想得出！那么，是什么妨碍了他持有我们一样的目光呢？然

而，老十的感受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的结局是真实的。

我熟悉忧愤出诗人的话语，但不习惯一个忧愤的画家立在自己面前，尤其当他是一个朋友。因而我的惊骇也就证明了我的苟活。生即探寻，探寻无望则可弃之。我不能不说老十是真正的寻路者，不过他那路的概念和我们都不相类罢了。

老十以大笔描人，线条艰涩，设色厚重，就其画技、书法和印章而言，似乎多少都受到王镛、陈平等中央美院朋友的影响，然画面的力量已过其师友——艺术上的老十是成功的，恐怕一时还没有人能出其右。因而技术到底对艺术家意味着什么，老十的作品也透露出某些消息。记得1998年到北京画院去看“老十遗作展”，感动之余，我不由的喟叹：不出五十年研究老十的博士将会超出一个排。可是当年如果不是袁中郎在陶望龄家偶尔翻到徐渭的诗稿，很难说这位青藤道人会在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上占据现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世事难料，愿这位亡友在将来有好的际遇，当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像老十一样正在寻路的人们。

现世的喧嚣常勾起我对这位烈性男儿的想念。

2002年10月于都下

图 版





008 >>> 奔马图 ·
009

136cm × 604cm

1987年